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下

孟子注疏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言霸者以

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贍足也以已力不足

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爲霸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政者乃能爲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爲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爲商之湯王文王但以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爲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

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

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

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間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

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

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邾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今

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

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間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

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

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

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疏

孟子

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恥辱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有恥辱於已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其濕汚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國君如能疾惡其恥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道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任其官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事道也能為人所不能為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為人之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者在位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閒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言今國家閒暇無事
以及此時若能修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至誰敢侮之者自迨天至或敢
侮予蓋詩邠國鴟鴞之篇文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陰
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綿牖戶喻人君能於閒暇之
時治其國家以明其刑政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慢我也詩人
蓋以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微彼桑土綢繆牖戶明
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鴞
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莫得
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維持國家則鄰國
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爲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
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
也禍福無不自己求者孟子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閒暇以及
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惰敖遊而不修明刑政是自求其禍也
以其禍福無不自於己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畏然後
人畏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
永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殷王之

名也言大甲嘗謂上天作其災孽尚可違避如已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者修德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帝乙慢神震死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也。注詩邠國之篇。正義曰鴟鵂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鵂焉毛云鴟鵂鷩鳩也迨及也徹剥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猶纏綿也箋云鴟鵂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矣。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求也。注殷王太甲至不可活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及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宗雉雉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乃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武丁崩祖乙嘉武丁考

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云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頭曼立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也武乙立爲帝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謬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

僕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美才出

衆者也萬
人者稱僕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

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

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

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
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
以前也文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
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耕者助

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
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信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諸今

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
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
民以來何能以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此濟成其欲也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

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

疏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

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予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才在官位則天下爲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爲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橫稅取之則天下爲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

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
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民
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
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爲其所惡而賊
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
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爲敵者也既無
敵於天下者是名爲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
爲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塵者一夫所受之
宅也里者一塵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
鄉以教爲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爲郊而民則謂之民
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
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
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
道者爲其賢也爲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
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
衆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注塵市宅至
塵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塵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塵市物

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注言古之設關至旅稅之也○正義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案鄭注云譏異服譏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甸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飢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瘥天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市儻布貿布罰布塵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

下易於轉九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心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

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

由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言無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
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

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

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

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疏

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

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旣以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肉嘗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於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慙恥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

此者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爲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者孟子又言人有
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
肢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已之不能爲善者是自賊害其善
而不爲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爲善不匡正之者是
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爲人皆有此四端
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爲仁義禮智
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
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廓而充之至不足以
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已者能皆廓
而充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
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
充大之雖已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曰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

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甲也
周禮曰函人爲

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

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

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

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

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爲之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

役也

若此爲人所役者也

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

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如恥之莫如

爲仁

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射以

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疏

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